

詩朱傳質疑

香外書冊

			和書門
		二四一	
		六五三	
三八三	架函號類		

經說

73

		和書
	二四一	
	七三三	
一九七	架冊號類	

儒家八三

共三本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13
冊數	3 (1)
函號	191 73

191 - 7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詩傳思問續編 國風

螽斯

螽斯羽，詵々兮。宜爾子孫，振々兮。比也。詵々，和集

貌。爾，指螽斯也。振々，盛貌。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

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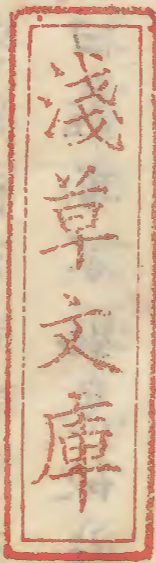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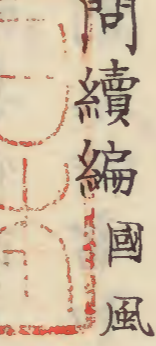
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小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先儒本之，皆以上二句說螽斯，下二

句說后妃。今朱子不從，以為全詩止說螽斯，予熟

察語氣，竟覺集傳不妥。蓋此詩專美后妃，則當說



出后妃陳氏所謂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者是也。麟之趾語勢極典此詩類而振々公子公姓公族皆說歸之人可以為證。螽斯小蟲耳。惟當稱其多子。不當及其孫。今謂爾子孫則其指后妃也明矣。其螽斯之多子。專以羽言者。孔穎達曰。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集傳以二章薨々為群飛貌。三章揖々為會聚。二句已見螽斯多子之狀。又以二句說螽斯子孫之多。不亦贅乎。即詵々毛傳以為衆多。而集傳改為和集貌。臆斷改訓。故予所未信也。然則此詩當如何解。曰。螽斯不妬忌。故生

子詵々。然衆多。后妃不妬忌。不啻螽斯。宜哉。子孫盛多如此也。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周禮仲
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花，正婚姻之時也。文王之
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
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為物，木少則花盛，可以婦人年少而容華盛。
故詩人以桃花興婦人年少色盛當于歸之時，非
謂其嫁必用仲春，而仲春嫁時之所見也。而其所
謂年少色盛當于歸之時者，亦惟謂十五以上，陰
道已通而可嫁之時，不必泥傳記二十而嫁之文。

也。束皙曰：桃夭篇叙美婚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之子于歸，此其在仲春之月乎。此說得之。蓋婦人心志專而情欲深，深故難忍，專故易怨，使之不失年少，當嫁之時而遂室家之情，非獨以容色結愛。君子蓋所以全其民心而為施教之地，不然強抑遏之，使愆其期，縱不至淫蕩踰閑，必將養成其狠戾僻執之性，以蠱壞一生。故使婦人昏嫁必迨時，實聖王裁成輔相之先務。詩人興桃意，蓋在此。仲春為

良

昏姻之時，明見周禮而鄭康成亦以為據。而予則甚不取，何則？周禮之為書，間載先王之遺法，而劉歆所孱入者，居大半。如仲春會男女，尤其甚者也。夫閭閻賤民，結昏之際，或禮物之難供，或人情之不得已，或年齒之將晚，有不可以遲久一兩月者，而僅以仲春為期。今歲仲春，不幸有故，不得行禮，必待來歲仲春。歲事方為得禮之心，天下必有失所而怨且咨者。聖王制禮，豈非欲安民哉？今牽於瑣々之禮，致民失所而怨咨，豈聖王之意邪？乃如召南親被文王之化，而標有梅懼其嫁不及時。

迨其今迨其謂之之云殆如不可頃刻待者矧或
半歲或周歲乎設若不幸施此法乎後世其害將
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懼哉其最可笑者周禮以仲
春為昏姻之時而是月即奔者不禁當婚之時即
聽奔之月予恐其相率而奔入是聖王之制教又
拘其小節而敗其大防也而可乎故王子雍駁之
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故不待備
禮此說稍近人情然亦限秋冬則不免乎拘杜君
卿辨之詳矣乃又以此參考則標有梅所謂其實
七其實三者特言其木盛時之過耳而集傳曰梅

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安成劉氏曰
周禮以為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
曰時過而太晚此亦守株之見也集傳以宜其室
家句為期必之辭亦恐不安果從集傳以仲春為
婚姻之時則天下昏嫁者皆應用是月乃以是一
事斷其必賢何其許人之容易也此蓋周南婦人
被文王后妃之化皆有婦德詩人見其已嫁入宜
室家而咏之也

杜佑曰按鄭玄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肅以為秋
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孫卿云霜降迎

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群生閉藏于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東哲云：春秋二百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子？今按士婚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

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為合好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沈青崖曰：桃大昏，姻以時，謂二十嫁三十娶，不指定桃之始華為得昏之時也。如以桃華時為得昏期，又何以得於次章之實三章之葉耶？

此詩之義，蓋謂君子之於朝，其思食也，誠服其說之長也。其以朝飢以思者，人之飢，惟朝為甚，故也。

汝墳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饑意也。調，一作輶，重也。惄，饑意也。見毛傳。蓋泥下如調飢句而云非正訓也。小弁，怒焉如擣。毛傳，怒，思也。得之，宜當引以解此詩。而集傳仍襲不改，非也。調，改作輶，解為重飢，殊覺迂迴牽強。毛傳曰：調，朝也。此非釋調為朝，謂調字誤，當改作朝。夕與調以音同而誤也。但毛傳簡潔，惡辭費，故止云調朝也。而鄭箋之好異，亦惟云如朝飢之思食，誠服其說之長也。其以朝飢以思者，人之飢，惟朝為甚，故也。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
 也速名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名致
 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
 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
 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
 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後牙壯齒也

牖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
 也速名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名致
 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
 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
 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
 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後牙壯齒也

以上集傳
 本毛傳

十五國風之詩大抵成於紅女田夫之手故意義
平淺讀過了然如此詩一女子之所作則決非難
解者如之何艱澀不通與他國風霄壤懸殊豈非
傳註誤之邪世之學者間有疑集傳不得詩旨者
然終未有一人敢訟言之者蓋一則無確然一定
之見一則聞見狹陋無所取證一則不達詩人之
情一則憚朱子盛名而不敢發口是以數百歲如
彼憤々也夫誰謂者怪而尤之之辭故下必承之
以不然之故姑以詩證詩河廣詩誰謂河廣一葦
抗之誰謂宋遠歧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力誰

謂宋遠曾不崇朝無羊詩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語氣與此同斷無容殊解
況此詩何以與誰謂緊相應乎蓋諸儒學固識陋
謂角必如鹿角牛角之巖然々後始謂之角牙必
如狼牙象牙之與齒懸殊然後始謂之牙也此大
不然夫角者本指獸角因槩謂物之似角者為角
故孟春之月其音角前漢書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芑角也後漢書光武隆準日角論語讖顏回有
角額左傳晉人逐之左右角之中行穆子為五陣
專為右角參為左角而夾函為總角口吻為口角

皆以其形相類呼之也。又謂占四隅之風為風角，亦以四隅尖似角也。然則雀角亦必以其味形類角目之。何楷所謂或云角乃嘴之銳而鉤者，凡鷲鳥皆有之者，略近之。牙者牡齒，而亦與齒通用。牙後慧齒，牙動搖不足挂齒，牙等語，雜見古書。唐韻韻會正韻等書皆以齒解之。况鼠齒鉅利，類獸之牡齒，故古人往往直目為牙。如盧氏雜說筆簡用鼠牙刻是也。宋孫升談圃曰：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有人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據此則鼠亦非無牙者。然此猶為未知使字之恣矣。况

雀決無生角之理，即生不必用以穿屋。鼠則巧善穿墉，穿輒以齒，不必假牡齒。如集傳所說，何其二喻之不類也。况此詩貞女自訴之詩，尤當明白的切，使聽者易悟。今後集傳則詞意迂晦，千載而下，諸儒千百，且未能了。况一時聽者，能立斷其是非乎？或曰：後子說則四句文勢，信如貫珠，但誰謂女無家句，竟覺說不恠。予荅之曰：子惟知有集傳而已，故然。予於此，別自有說。此詩本遇彊暴之訟，而自訴之詞，則當先察訟者之意，與自訴者之心。彊暴之男，侵陵負女，而不肯從，遂誣其罪，則豈遽揚

罔

己強姦之罪以自污，必當羅織其他罪以罔上，則人或應不知其於此女有室家之情。在貞女則罪禍橫加，意迫心哀，則當明陳彊暴訟我之情，洞如觀火，以自洗雪。苟以斯意求之，則詩旨粲然。如示諸掌，言誰謂鼠無味乎，無味何以穿我屋，以其能穿屋，知其必有味也。誰謂彊暴之男，於我無室家之情乎，無室家之情，何以速我獄，以其無故誣陷，知其必不得遂情，憤而至此也。彊暴之眷々於我如此，然亦惟好色無禮一男子，不足與為室家，則宜我之不肯後也。室家不足，猶左傳稱不足於權。

為權不足，下章亦然。竊謂此解得詩人之旨，天下後世必有以予為知詩者。

何彼穠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曰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何彼穠矣之詩不可曉當闕所疑耳。

集傳所載舊說者、指毛傳此正說也、或者所云則無稽之甚、不過見春秋中、偶然有平王之孫適齊事、而妄造之說、殊不思二南詠文王之化、而羸入東周之詩、已可駭異、况平王庸懦之昏主、襄公歎行之亂君、以此儼然典文王之詩、列奚帝佛頭上、

著糞也。况下有駟虞詩，具見西周盛時，天地位萬物育之狀，是西周夷王以下絕所不見，况東周之微々乎。或者之說，謬妄極矣。直刪去之可也。豈足以備一說哉。又何必疑其不可曉邪。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爽云：割申勸寧王之德，平是文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予更卷考諸書，如詩玄

王書哲王之類，皆可以為證。蓋文王開國之君，周人所尊，不舉其謚，而稱以平正之王，蓋極稱揚之也。云爾。若其齊侯，則仍當為齊國之君，蓋後或者之說，以平為謚，固已不與齊對也。

蘓子由曰：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裒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為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

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寐

柏舟 邶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小明憂之貌也。無將大

于頰集傳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不能出也。

耿有二義，有以為憂貌者，有以為小明者。其為憂貌者，此詩及無將大車，不出于頰是也。其為小明之義者，後人多用之于殘星燈火，二義判然不同。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不及也。此就字橫生義理，臆說之甚者也。予謂耿耿猶介也。言其心介介於一事，不能自排遣，愁人之情，大抵如此。錢氏

故國歌難忘 杜詩

齊詩
棟之富也不可選
衆也賈誼新書

所謂心有所存不能忘者得之時其混小明而解
之則謬耳楚辭以志氣壯烈者為耿介亦謂其介
然自守不遷移也毛傳耿介猶傲也朱子引之
以為不寐貌此雖非正解猶勝小明之說絕不通
威儀棟之不可選也集傳選簡擇也
選雖訓擇其實義小不同擇只是取選則更有
拔其尤之意不止舍非而取是也故有擇言擇行
之語而不曰選言選行可以見矣此不可選之選
當從毛傳訓教言其威儀盛多不可勝教也車攻選
徒駟之朱子文集歷選群聖之選義與此同左傳

引此詩且曰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
有威儀也止有盛多之意初無選擇之義古人解
此詩蓋已如此又奚容疑

燕々

先君之思以最寡人。先君謂莊公也。最勉也。寡人
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
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集傳本揚
鄭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乃將歸。猶勸勉寡
人以禮義。而集傳改之。予再三熟思之。而知鄭箋
是。集傳非也。蓋從鄭箋。則戴嬀思先君以勉莊姜。
所包極廣。從集傳。則所以勉莊姜者。僅止於思先
君一事。其義甚狹。夫莊姜為莊公伉儷。儼然正嫡
之尊。即公存時。不見答以夫婦之情義。惡有公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沒而忽然不追念之理乎。乃以此諄々勉勵莊姜，不幾於愚乎哉。莊姜賢明婦人也。若欲勸勉之，自應有其道。獨舉先君之思，而絕不及他事。果成何規益。故予謂斷當以為戴媽思先君也。戴媽非正嫡，其躬微賤，加之莊公歿，所生子見殺，遂大歸于陳。窮窮憂苦極矣。使常人值此，憤怨必甚。乃眷々思念先君，不能已已。其所以自守其身者，可以想見。更推其餘，以及莊姜，能勉以禮義，其忠誠篤摯，其為何如也。如是解方見戴媽之賢，且深得立言之體。

日月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邪。

集傳簡潔，不甚易曉。味其意，蓋謂何乃使我為可忘之人，不可忘之人，而忍忘之，痛恨之辭也。此意極工，但頗流乎鑿。予謂俾也可忘，言豈能使可忘乎。言不可忘也。莊公心志回惑不定，予所天之人，昏亂如斯之甚，豈得而忘之乎。惟當感嘆思念，以送一生耳。鄭箋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大概得之。

狂惑之深哉

此詩自上文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至不瑕有害衛不可歸之情已
見此章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鄭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是
不易之說不知集傳何故改之也此詩自上文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至不瑕有害衛不可歸之情已
見此章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泉水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既不敢
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
哉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
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
彼地耳語錄竹竿詩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集傳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鄭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是
不易之說不知集傳何故改之也此詩自上文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至不瑕有害衛不可歸之情已
見此章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以衛不可歸而嘆息憂思也。至此不得歸決矣。猶
然以不得遊於衛為言。頗近於愚。而言之無緒甚
矣。朱子謂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
地亦未必然。古者凡百簡易。夫人生遊國中。何有
不得之理。矧此主言思鄉之念。不可若何。所謂出
其遊國中者。亦強自慰之言。典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園有桃。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同蓋極
言思歸之切。不必問其實遊與否也。乃更以此詩
參証。則知竹竿亦同義。言淇水松舟信可樂。而不
得往。則吾寧遊國中。以寫憂耳。黃東發以為駕當

從衆說為乘舟。夫舟固可云駕。然此詩辭全與泉
水同。則不必殊解。

柏舟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舊說以為衛也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女子屬於母男子屬於父女子或欲有言不得專達於父必因母以通此易所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自然之理也故由女子言之指母則父在其中共姜不稱父而稱母以此也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此說得之夫朱子

解此詩已用小序則父母共欲奪而嫁之何以見其獨母意而非父意父母欲奪志之時即賦此詩何以見頃刻之間父已下世畢竟不達女子屬母之義故有此穿鑿之解

此詩深刺宣姜外飾有餘而內行不足君子偕老句直作宣姜為正嫡當與君子偕老之人而宣姜淫佚不能偕老之狀自見故副笄以下四句必說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此詩深刺宣姜外飾有餘而內行不足君子偕老句直作宣姜為正嫡當與君子偕老之人而宣姜淫佚不能偕老之狀自見故副笄以下四句必說

歸宜姜之身方與下章叶副筭六珈即下章之翟
展瑱櫛也委々佻々如山如河即下章之玼兮玼
兮如雲胡然而天也其極美服飾之盛容止之美
猶芄蘭之賦容兮遂兮猗嗟之詠美自巧趨適所
以深非之也爾雅曰委々佻々美也郭璞云佳麗
美艷之貌孔穎達曰宜姜佳麗美艷行步有儀長
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皆得之今集傳以
上五句槩言為夫人者之道獨以下二句休宜姜
則上下語意割裂而詩索然無味矣許謙墨守集
傳者也其解此章以為中三句正言宜姜威儀容

貌稱其象服蓋知集傳之非也然又言上二句言
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筭之服既服此則
宜從一而偕老則失與集傳同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程叔子曰：綠竹，々也。集傳所本。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此蓋古訓也。故先儒相承，無復異議。朱子據漢世淇上之竹，以為綠色之竹，驟見之，如可喜，要不免為武斷之甚矣。夫土之產物無限，肥沃之地，無所不育，庸詎知非淇上之地，既宜竹，又宜王芻，篇竹邪？酈道元曰：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篇草不異。毛與據是。

淇園之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程叔子曰：綠竹，々也。集傳所本。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此蓋古訓也。故先儒相承，無復異議。朱子據漢世淇上之竹，以為綠色之竹，驟見之，如可喜，要不免為武斷之甚矣。夫土之產物無限，肥沃之地，無所不育，庸詎知非淇上之地，既宜竹，又宜王芻，篇竹邪？酈道元曰：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篇草不異。毛與據是。

言則淇上之宜王芻篇草明々可證其宜綠竹則
北魏時已不可識認且也爾雅荈王芻竹篇蓄禮
記正作荈竹韓詩典毛詩異所受亦作綠藎猗々
綠藎如蕒釋之曰藎篇筑也陸德明曰石經同而
采綠詩終朝采綠止用一綠字成義集傳亦解為
王芻可知古者綠典荈通斷々無疑也其左證明
且多如此况二章綠竹青々後集傳則既曰綠色
之竹又曰青々是非複乎毛傳青々茂盛貌蓋即
其色以見竹之茂盛集傳改為堅剛茂盛之貌以
令不與綠字複然青々祇指其色何以見其堅剛

苔之為物柔軟艷媚而小雅咏之曰苔之華其葉
青々青々豈堅剛之貌邪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蓋寬綽
無歛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此常情所忽而易致
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
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集傳解下二句得之而上二句則誤也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者言其德寬弘而重較之章恰與之稱
也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論語曰居上不寬其
何以觀之哉人君之德以寬為主而寬非縱弛之

謂也。猶言樂易君子。君子坦蕩兮。謂其常兮。若此也。寬綽者平素之德也。善戲諢者隨時之行也。集傳以如金如錫二句言其德之成就。寬兮綽兮二句亦當然。夫拘束而不能寬綽者。皆德不成就。故也。然則君子起居動作無須更不寬綽。如集傳所云。則君子所向皆易致過差之地。而可乎。

苑蘭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也。集傳本鄭箋而小異。

雖則佩鞮。能不我甲。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集傳本伊川說而稍變之。此詩不解所謂不敢強解。

小序苑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說有何不通。而集傳不取也。今試就字句間尋求。已覺集傳不妥。夫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猶曹子建所云。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言能不我知乎。能不我甲乎也。今集傳以為才能不足智於我。已曰能。又

曰智、複而無味，且以甲為長，為長人之義，此自後
立語，非三石篇中所宜有也。毛傳甲狎也，此正訓
也。况韓詩原自作狎乎？蓋惠公以幼童即位，棄遠
大臣，驕傲自用，以區々威儀之末為務，故言童子
佩觿，昂然自尊，似有材智者，然能不親比我乎？能
不親狎我乎？彼其顛蒙蠢愚，勢不得不與諸大夫
親狎，以自求保其位，不然必不免於危亡，而惠公
方容遂垂帶，儀貌堂々，自以為得，惑甚矣。讀詩記
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
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朱子初年
之說若此東萊

曰：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此
說亦通，但微傷迫切，恐不如鄙說之安。
惠棟曰：甲狎也。徐邈音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
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其說非也。漢儒訓
故音義相兼，毛傳如調朝也，昂留也，之類，不可悉
舉。皆音義相兼者。芄蘭詩甲字，韓詩本作狎，尚書
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為狎，古文省少以甲
為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
得古人之義，小顏輒作以為非，何也。

此詩古人多以為防微杜漸之說... 然其意實不然... 蓋古者之於防微杜漸... 亦非謂其必無所防也... 蓋古者之於防微杜漸... 亦非謂其必無所防也... 蓋古者之於防微杜漸... 亦非謂其必無所防也...

有狐

有狐綏々，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綏々獨行，求匹之貌。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毛傳：綏々，匹行貌。蓋古訓也。孔疏衍之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蘓子由李迂、仲黃、東發等皆從之。而朱子改為獨行求匹之貌，不知訓故可妄改也。否，但南山雄狐綏々，鄭箋略與集傳同。然是詩刺襄公，則以雄狐公，然與此

並行以襄公倡淫興文姜狎昵固無不可矣至以
之子無裳為憂狐之無裳則尤不通之極矣詩人
以喻固有遠取諸物者然其立言自有法未有誣
無為為有為者也目狐為之子既屬不倫何有于
裳于帶于服而以為言不亦可怪駭乎毛傳之子
無室家者鄭箋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
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得之

君子陽々

君子陽々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此詩疑
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
於貧賤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嗟美之皆可謂賢矣
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且更詳之

朱子摭擊小序之妄殆無完膚然若解此詩則恐
更甚於小序矣夫前篇者君子行役家人思之之
作此篇則執簧執翻舞樂自適之詩判然不同何
以見其果為前篇婦人之所作若謂其夫既歸而
安於貧賤以自樂則將何所據而知其往還憂樂

之委曲倘以首句二字同而云然則是二拍舟三揚之水皆一人之作乎師心逞臆如此將何以服信小序者之心邪輔慶源好廻護集傳其言曰集傳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且更詳之蓋欲仍舊也蓋覺集傳不安故為是首鼠兩端之說然朱子惟不欲仍舊而欲立異故如此不然豈敢擯小序說于後而錄已說于前邪

中谷有藿

中谷有藿。曷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曷其脩矣。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脩也。本換氏曷其濕矣。曷濕者。旱甚。則草之生于濕者亦不免也。本韻濱詩傳

此詩上二句與下二句。曷其乾矣。曷其脩矣。曷其濕矣。明々與嘒其嘆矣。脩其歎矣。嘒其泣矣。相應。嘒嘆聲。條歎貌。嘒泣貌。則知曷者亦必為形容之語。朱子必以曷為乾燥之義。故遂以曷脩為燥草之長者。曷濕為燥草之生于濕者。而上下句判然。

不相照應矣。按毛傳：曠，菸貌。陸德明曰：菸，說文云：鬱也。廣雅云：覓也。此說大抵得之。蓋曠者只是悴然無生意之貌，不分乾濕。言草之生空僻之地，不能蕃殖而將枯者，其始也。曠然乾燥，生意甚薄，中則曠然枯槁，如晡偕然。生意將竭，終則曠然鬱濕，生意全盡而腐爛耳。詩人體物之精，而言有序如此。若乃毛傳以為陸草生于谷中，傷于水，則予所疑未信也。

葛屨

摻々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陘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小序刺君民之說固不可信。此蓋刺在官者無公儀休拔葵之操也。然必為他人刺之，方安帖。若以為縫裳之女所作，則大害義理。何則？由縫裳之女言之，則好人即夫也。所天也。於所天之人，即大過

重罪且當容忍其使令之苛急亦當服勞勿怨方
為得婦道矧儉嗇褊急小庶耳在常人所不免迺
遽刺之見於歌詠於義當乎於心安乎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舉其失而斥之如路人之詬罵使夫子
諒聞之必不能堪將怒而逐之為婦人者不應輕率
與無遠慮如斯之甚也故為他又賦以刺之方合經
人旨特古未皆以好人為婦人而朱子改為猶大人
可謂千古卓見矣

伐檀

坎々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
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
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
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
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真能
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緝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勵志益
如此

以集傳引徐穉事以為非其力不食之證是也而其
於文義大抵失之夫以伐檀實河干以欲食力而
不可得已流乎鑿至以不稼不穡為隱士心中所
存則直捕風逐影之譚也且如所云則全篇皆為
無假設揣度之辭又恐詩人措語決不至如此之泛
然沒巴鼻也矧熟味爾虞有懸貍等句明夕有所
為作指目決非空言小序以作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君子不得進仕者為必有所受之蓋君子知道之不
行退而在山野躬執勞事非其力不食而詩人賦
以美之伐檀即隱士所為猶免置即指野人所為

之事實之河干正所以供車材非謂其無所用朱子
初年之說亦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
給也稼穡狩獵賤者之事今譏在位之貴者而以
是為言者本隱士而立辭也言用力伐檀實之河
干將以為車勞力自給其心極清白河水清而不
污近在目前可以以彼君子之心矣彼君子必稼
穡而木得必狩獵而得獸今在位者不稼穡何以取
禾三百廬不狩獵何以庭中有懸貍叨受厚祿
無功德以副之視在位者如此倍覺彼君子不素
餐之可貴故嘆美而結之孔穎達曰君子之人不

得進仕、坎々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
以為輪輻之用、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
之人云、汝不親稼穡、不親斂穡、何為取木三百夫
之田穀乎、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
有所懸者、是貍獸乎、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呂
伯恭曰、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在上者如彼、乃
責之曰、汝未嘗稼穡、未何為所積、汝未嘗狩獵、貍
何為而求、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
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
檀之君子、方且陶々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孔呂二說大抵得之而未盡、且釋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穡等句、似未得作者之旨、故詳解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羔裘

羔裘豹袖自我入居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居々未詳

羔裘豹袖自我入究々究々未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傳

小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毛傳居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々猶居々也爾雅居々

惡也鄭箋其意居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忝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是正解也其於文

義未見有窒礙其於道理亦可以訊時立教朱子何故硬定為不知所謂而附之不問也夫他無憑據而斷其為何人作誠不安若玩詩意而無礙因以擬其為何事作有何不可朱子解詩類如此獨於此詩去々恐過於闕疑也但自字不必解為用不言其所以施居々究々之毒者近自我人始此必蓋都邑之民故立言如此乃如椒聊之詩小序以為刺晉昭公而朱子以無古書可證故以為不知所指然味其詩旨明々咏桓叔之疆大矧承揚之水以類相從乎此則斷以為為桓叔作又何害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飾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

傳

亦指天子為子，所未前聞。况方拜請懇乞之際，敢矢
之為詩乎？若後集傳述武公請命之意，果為武公
自作，則武公獲請乎天子，不待形諸歌咏，倘謂旁
人代述武公之意，則此有何關係而心詩之？詩人
間言語，不應如斯之甚也。予謂此痛刺武公以賂
公列為諸侯也。子指武公也。言天下列國五等之君
林々矣。豈曰無衣七衣六乎？竟不如武公所賜之
服安且吉燠，何則諸侯皆繼位，或有功德而膺是
賜，何足以為奇而誇揚之？今武公弑君滅宗國，罪
不容乎死，乃不惟不蒙黜罰，方且晏然享七命六

一作必
似是

命之賜，是其獨當王之大惠，而其服之安而吉而
燠，固大懸絕他國之君矣。其詞似緩而誅心正罪
之意則凜然斧鉞矣。古人所謂嘻笑之志，甚於怒
罵者也。小序所謂刺武公者得之。諸本多作美武
公，今從之。古未諸儒，惟何楷以子為武公，可謂卓
見。但誤解安且吉句，故不取也。小序又曰：武公始
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
也。似是。以子為天子之使，實不免於固。然微小序
後人竟不知此詩為何人何事而作，是小序所以
有功於詩也。

有以乎... 詩曰... 夫也... 國人之知之... 所謂不...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或曰：訊予之子，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此詩小序以為刺陳佗，誠可疑。朱子不從，是也。然終未知其所指。按列女傳：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
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
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
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
而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此之謂也予謂後列女傳則旨意分明首尾貫穿
而國又知之等語尤足警淫人且解居甫事屈原
天問已載之則古固有斯事夫列女傳之為書良
多舛謬然亦自古書間有自古授受之說其碍而

不通者固不可從即明白不容疑者正不必攬介
豈不猶愈妄逞臆見以鑿空乎朱子於柏舟詩明
明與孟子齟齬者且然棄孟子以從列女傳况於
此無少窒礙者乎或之說恐不足存後章與前章
語勢不同訊予不顧之子與下顛倒思予之子相
應豈可改作而乎况列女傳亦自作予乎

夫... 詩... 賦... 傳... 見... 穎... 濱... 詩... 傳... 未... 詳... 何... 人... 俟... 後... 考...
... 詩... 賦... 傳... 見... 穎... 濱... 詩... 傳... 未... 詳... 何... 人... 俟... 後... 考...
... 詩... 賦... 傳... 見... 穎... 濱... 詩... 傳... 未... 詳... 何... 人... 俟... 後... 考...

檜一之十三

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
否

是妄說也不足錄以備考刪之可也邶鄘衛本殷
畿內之地名周初分封衛及他侯未幾衛盡并其
地故連而錄之見其為一國即魏唐亦相承則或
可謂魏詩有為晉作者至於檜則與鄭判然別出
可見其絕不相蒙小序之言不可易也但蘇說不
見穎濱詩傳未詳何人俟後考

此語亦甚奇... 且其言不可不... 且其言不可不... 且其言不可不...

卷之三十三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爨之兮。勞心博兮，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集傳本鄭箋，諸家注解莫不咸然。而予則夙甚疑之。夫棘人爨之，指言其瘦瘠之狀，必非虛設之辭。典子同歸，典子如一，必有所目之人，決非無所指而言者。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雖不無可嘆。然習俗業已至此，亦末若之何耳。何必為之勞心博之，其過憂恐不啻杞國憂天之叟也。豫凶事，且古人

議之庶幾見素冠之人而傷悲焉。蘊結焉。何其為人厚而自為薄也。且棘人爨々。勞心博々。語氣相貫。必是棘人爨々。故為之勞心博々。今如所云。則不見棘人之爨々。故為之勞心博々。斷裂二句。補填數字。然後通其失經旨也。明矣。此蓋當時偶有一人。至性超俗。克行三年之喪者。而詩人賦之。以深致愛助之意也。言予庶幾一往見夫素冠行三年之喪者。而弔慰之。彼棘人爨々。瘠甚。予為之勞心博々。恐其哀毀過禮。以致賊年損壽也。下二章大意與之同。而與子同歸如一。皆言其志意之合。

以述欣慕之切也。如是解。則首尾瞭然。迎及可解。或曰。然則是詩也。美人克行三年之喪。非刺不能。三年小序不可用乎。曰。小序未嘗失。特後來敷衍其說者。戾其本旨耳。夫偶然有一人行三年之喪。而愛慕欽仰。如是其切。其警也。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也。亦已深矣。古昔盛時。舉世莫不知喪之當在。年三年之喪。為人人當行常事。今有一人行之。而廼駭然嗟稱不置。可以見世道人心。迥不及古矣。謂之刺。不能三年。固其當矣。又何疑焉。

證此章之有王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山前四書章句

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熠燿即螢以宵行為夜飛典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與名熉按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襲之而變本加厲耳

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訓如此先儒相承無

復異說至朱子出始以熠燿為明不定貌肇造一

蟲名宵行以釋之實可駭異故諸儒咸懷不服噴

噴騰口說其最章者楊用脩曰古人用字有虛

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

如小雅交々桑扈有鶯其領此言桑扈之領如鶯
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
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予謂用脩駁朱子熠燿宵
行之說則可耳引鶯其領以證熠燿其羽則為說
極上穩而予終不敢從何也鈞是熠燿也在一篇
中一以為螢火一以為鮮明貌恐未為安朱子所
以妄造宵行之名者亦惟牽於熠燿其羽一句耳
予謂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當分為二物猶如曠鹿
場熠燿宵行之非一物言倉庚則于飛熠燿則其
有羽其有羽者言其飛也二物皆咏夏月所見也

未定說

一作五

熠燿其羽句法典螽斯羽全同則千古聚訟可以
立斷矣

黃文煥曰古今注螢火一名燐故毛公云熠燿燐
也燐螢火也孔疏以燐為鬼火而駁毛公非也本
草明云螢火一名熠燿而董陸二家復有異論然
止云熠燿別一種蟲初未嘗以宵行為蟲名也朱
子始以宵行為蟲名蓋以末章有熠燿其羽疑熠
燿但為明貌耳然蟲名可妄造乎
毛奇齡曰熠燿螢也宵行夜行也攷爾雅云熠燿
螢埤雅古今註亦云熠燿螢故擬李陵詩之晨風

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駱賓王賦云：熠燿飛兮絕復連，而杜甫亦有詩云：忽驚飛熠燿，皆謂螢也。其曰宵行，則猶曹植辯螢火云：天陰沈數雨，螢火夜飛。夜飛者，夜行也。飛之為行，亦猶鵲飛為鵲行，鴈飛為雁行也。若以熠燿為明，則安所據乎？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踐。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詩固有全篇借他物以為比者。然此詩從集傳則自首達尾，紛亂無緒。既以伐柯為比，又以娶妻為比，殆似歸宿在述婚姻，將何以見其欽仰周公之意邪？此篇下接九罭，而我邁之子，邁豆有踐，與九

豎我邁之子，衮衣繡裳，同一語氣，則之子者，斷當
從鄭箋作周公，而必非指其妻也。安成劉氏曰：昏
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
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設邁之文。
今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此明知集傳之不通，且為
不之施，十重鐵步障也。然則此詩之解如何？曰：言伐
柯非斧不克，取妻非媒不得，猶欲見周公，必當以
自禮也。伐柯之際，其新柯之法，近在舊斧之柯，欲進
則見周公，其見之之道，只在修其禮節，敬而見之，我
即視周公方陳設禮容，無一毫苟且慢易之態，此節

我所當則也。我烏可以無禮見之乎？蓋周公雖丁
困厄，樂天知命，赤馬几々，動容周旋，無一不中禮，
無分毫惶遽紛擾之狀。即東人欲見之者，亦不敢
以公在艱危中，萌慢侮之心，可見公盛德孚于天
下，而一特東都士大夫，固已盡在公陶甄之中也。
時
非至聖，其孰能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狼跋

公孫碩膚赤馬几々 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
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
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
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
之至而其立言亦可法矣

夫解經之法本義自通不必改讀矧改而愈致迂
晦乎解公孫為遜適大美此自康成之臆說何為
集傳及諸家奉以為金科玉條也毛傳公孫如字
得之然以為成王則非也歐陽永叔議其疎亘矣

蘇子由曰公孫周公周公幽公孫也劉氏曰公孫
幽公之孫謂周公也董斯張曰古字多借用然必本
字不可強通方豎別義若鄭氏定以孫為遜亦何
異張騫鑿空皆不易之說也而湯孫及周公之孫
等亦可以詩證詩矣言周公之德大美無闕義自
了然又奚容疑
董斯張之說頗詳可錄全文於左方
大公之孫以孫為遜言山而詩人以孫為非四
公孫歸魯亦為山
辭

BOOK 11

元治甲子

BOOK 11

